

2021夏、秋之交，迎来了我的90岁生日。那一天清晨，当我收到亲友发自家乡祝贺我生日的微信时，不禁想起上小学时从鱼巷到白云街那条狭窄的青石板路；想起春季、秋季郊游的东门宝塔、西门练湖，在那里登高远望，或采菱摸蟹。尽管80个春秋过去了，但童年、少年时代沉浸于搭积木、踢毽子、捉蚱蚹、看小人书的情景，依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真是童心未泯啊！我多么渴望回到家乡我小时候玩耍、生活、学习的地方看一看，走一趟呀。由于疫情影响，加上自己腰腿痛，这个愿望在今年春暖花开时没能实现，如今决心鼓起勇气，争取在秋高气爽或初冬时节踏上回家的路。

多年来，一些同事、文友总夸我头脑清楚，精神不错。但如今毕竟90岁了，不免被一些老年退行性病纠缠。记忆力衰退，读一本20万字的小小说，读到结尾，就忘了前面的具体情节，因此近一两年对朋友、报刊约写书评，只能婉谢绝。编选丛书、选集一类的事，由于视力减弱，不能承担审读书稿，多半也都推辞了。有时情面难却，也只能挂个主编的名，最多勉为其难地写篇序言罢了。

今年先后出了《儿童文苑纵横谈——束沛德文学评论选》、《我这九十年——文学战线“普通一兵”自述》两本书，算是给自己长期从事文学组织工作和儿童文学评论留下一份真切的记录。笔耕生涯即将画上句号，但还是要坚持勤于动脑、勤于动笔的习惯。我除了一向关心时事政治，新闻联播、《参考消息》每天必看外，依然情有独钟地保持对儿童文学现状的关注。每期《文苑》、《文学报》、《中华读书报》上有关儿童文学的版面，以及新收到的儿童文学书刊，我都会浏览一下。这样，对新人新作的出现，创作、理论问题的讨论和一些重要儿童文学评奖的揭晓，还能做到心中有数，并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文章写得越来越少了，但始终没有放下笔杆，记日记，给亲人、文友写

九十随感

束沛德

信或发微信的习惯没有丢弃。《小百花园打杂手记》，每年坚持写，留下了我从1955年到2020年65个春秋参加儿童文学活动的记录。在我看来，又动脑又动手，心手并用，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是避免老年痴呆、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秘诀。近些年，我的一些交往甚密的同学、同事、文友一个个撒手人间，默默运行了。这不能不让我哀伤和惋惜。然而生老病死、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到了我这把年纪，对待生命，既要珍惜，也要从容淡定。进入晚年，我之所以没有感到寂寞孤单，那是因为身边有一个知心知音的老伴。从中学时代我俩相识，至今已70多载；五年前度过难得的钻石婚。我俩有共同的爱好，我原本学的是新闻，而她长期从事报纸工作，又都爱好文学。她热情积极，我平和沉稳；她果断敏捷，我严谨细致，在性格、作风上可说是优势互补。我一辈子当秘书，即使做过几天领导工作，也从来没有秘书。没想到，在我退休前后，20多年前，老伴竟成了我的“老秘”。南腔北调，五音不全的我，至今不会在电脑上打字，我所有的文章、信件，都是老伴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的。我出的每本书，都是她排成电子版，发给出版社编辑。而且，她还是我所写文章的第一个读者，文章定稿前我往往会听取她的意见作些修改。尽管年届耄耋，在日常生活上，除女儿、女婿尽心尽力帮忙外，我基本上还能自理。家务事也一起动手，相互配合。她烹饪，我洗碗，她浇花，我打扫。剥毛豆或摘芹菜时，对面而坐，家事国事天下事无所不谈，意趣盎然。老伴老伴，永远相伴。有共同的理念、爱好、语言、口味，思想、感情，生活上就有了有力的支撑；即使年老体衰，也依然能保持乐观向上的精、气、神。我深切地感到，家庭和谐美满也是健康长寿不可或缺的要素啊。

喜欢“吹牛”的人，除了其个性上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对某事所知甚少，或者根本是无知，但是他又觉得必须就此事发表意见，于是就乱说一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不知道即使“吹牛”，他也不会受到责难。“吹牛”不是说谎呢？两者的区别就在于说谎的人是知道事实的真相的，“吹牛”

小议“吹牛”

周炳焘



以直接针对对方的言辞问“为什么？”“怎么会？”等问题，这样，“吹牛”者就必须为其所声称的提供证据了，而很多情况下，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吹牛”也就不攻自破了。注意，我们不要过多指责“吹牛”者，因为他们大多数是你比较熟悉的朋友。

有一个“台词进修班”，从去年冬天到这个夏天，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寒，每周一、三、五的九点半在武康路的一幢小阁楼里准时“开课”，上午围坐对台词，下午合排录音，安安静静。黄昏日暮时候催着都不舍得“下课”。

这个“台词进修班”，只有一个不大的阁楼改造的录音棚，录制作品还没有报酬，甚至中午也只有一份餐标不高于25元的盒饭，但最多一天来了足足19位“学员”，挤满了小楼。其实他们每个人是学生，也都是老师。出勤率最高的是表演艺术家达式常，年过八十的他，瞪瞪瞪瞪“跑上”四楼录音室的背影，热情得像个小伙子。

还是这个“台词进修班”，从最初三三两两，到后来陆续有几十名演员参与其中，到现在快要录制完成了一整部《牛虻》。大多数人，角色不大、戏份不多，但大家带着参与的热忱和学习的欣然，从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自己开车来、坐校车，甚至还有青年演员从松江九亭骑着助动车来。在没有太多戏拍，舞台演出也受到疫情影响的日子里，他们定定心心“躲进”小楼

里，锤炼自己的台词功夫，也互相学习、切磋表演技巧。尤其，这个“台词进修班”似乎并不着急作品的剪辑、输出和上架，几乎是不计成本地在打磨一部作品。气质典雅的演员赵静这次配音一个吉卜赛老妇人，是个大烟

“班主任”达式常

孙佳音

鬼，跟自己反差很大，她早早在家下了大功夫准备，只为录音时候“惊艳”一下大家。因为众多喜剧角色而被观众熟悉的薛国平这回也亮出了不为人所熟知的音乐才华，吉他弹唱游刃有余。没有配乐，也没有后期拟音设备，要录制吃饭时候说话的对白，演员们就先真吃，慢慢找到一边吃东西一边说台词的感觉，然后再开始无实物表演。

是的，这个特别的“台词进修班”来自上影演员剧团。去年年底剧团录音棚自建装修完毕以来，成为了剧团演员除排练厅外的又一阵地。录音棚不大，设备也很普通。但在过去的这大半年，《牛虻》一直在如火如荼地录制着。达式



玲珑望秋月 (中国画) 李知弥

7月8日下午17点45分，也就是降临上海的那场暴雨过后没多久，我亲爱的母亲走了。记得上午我还顶着烈日到护

母亲，你一路走好

陈造奇

亲不是党员，但她的父亲刘仁静是党的一大代表，所以一直期望她能代替我外公看到这一日子。母亲的一生用温良恭俭让来形容并不为过。在护理院的15个月里，没有一个医生、护士和护工不夸我母亲的。她眼睛不好，看不清人，但她耳朵好，对友人友善礼貌。对每个走近她的人，她都会说，你好！哪位？辛苦你了，给你添麻烦了。刚进护理院时，她还教年轻的护士英语。

母亲1931年6月25日出生的，刚刚过了90岁的生日，而后又过了党的100周年生日。虽然母



和避战乱和父母一起颠沛流离，从武汉到重庆，从重庆到西安，再从西安到上海。当时的外公已离开党组织，或教书或卖文、做编辑养家糊口。母亲15岁那年，外公迫于无奈，托人将本可以考大学的母亲送进上海电话局，好在母亲文化功底好，顺利通过单位面试。工作后又将收入贴补家用。为此，外公一直很内疚。

母亲天资聪慧，喜欢文学，喜欢电影，也偶尔喜欢投稿，在上海工作没两年，正好看到华纳公司的《水银灯》杂志在搞读者有奖促销活动，她填好表格寄给华纳公司。当时《水银灯》杂志恰好是朱曾汶和我父亲一起办的。父亲在拆阅读者来信时，被我母亲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吸引，立即与母亲取得联系，没想到一见钟情。从看电影到喝咖啡，很快就谈起恋爱来。1951年他们结婚了。结婚时我父亲并不富裕，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相反母亲电话局的收入要比父亲高好多，但母亲义无反顾嫁给了父亲，住进了愚谷邨亭子间。在我的记忆中，二老结婚那么多年从未红过脸，吵过架。相反，每天下班回家他们有说不完的话，还时常用英语交流。每

完全没有懂书法，但是身边有许多写字的人，笔墨也随手可得，于是有一天，就临起了曹全碑。为什么是曹全碑呢？那时候正在给小树陪读，偶尔有点“卷”，有点焦虑。一个雨天，我在教辅柜台乱转，旁边的书架上正好有一本中国书店出版的曹全碑字帖，随手一翻到第九页，最后一个字是“母”，也不知怎么的，瞬间就被它眉眼弯弯的样子打动了。

后来，每当我想打孩子的时候，这个临了百十遍的、秀美温柔的“母”字都会跳出来，成为我的当头棒喝：喂，注意表情！深呼吸，吐气，婉转一点，再笑一下！后来一时意动，也到其他名家字帖里去翻找过这个字，孙过庭的“母”，王羲之的“母”，颜真卿的“母”……都很生动，却不如曹全碑里这个让我受教。有人跟我说曹全碑的“父”字也秀美极了。可我总觉得曹全碑里的父是个西域人，八字胡，会跳胡旋舞，不是很爱孩子。直到去年父亲去世，妈妈把他的书桌和字帖一直照原样放在那里，想念他的时候，我找到一些“父”字轻轻抚摸，才感到撇捺之间气息绵绵，情意绵绵，没有一笔是冷的。

崇尚厚葬、充满仪式感的东汉是一个喜欢立碑的时代。那敦煌的邵阳县令曹全，祖辈都是举孝廉出身，他自己作为汉代士大夫建功立业的代表，平定西域疏勒国之乱，平息黄巾起义军造反，既是廉吏，又是儒将，曹全碑就是为他而立。汉王朝的统治者从楚国而来，楚文化的无拘束与浪漫秀丽，自然而然地渗透在某些艺术形式中，比如曹全碑。临得多了，对它渐渐有了更深的偏爱。

曹全碑对美的追求有了一份精致和刻意，平正中颇有点放纵之意，秀丽中又有几分遒劲。和史晨碑、乙瑛碑、礼器碑之类的庙堂隶书，山林气质的张迁碑、石门颂相比，它充满生活气息，活泼灵动，如蝴蝶翩跹。但它的翩跹很是从容，无论哪个字哪个笔画，都看不出昂扬向上的意思，而是满足于挑笔回锋、蚕头燕尾，向平面延展。很多字中的同一个笔画，取势长短不一，去向不一，有点像汉代相和歌的律动感，“丝竹相和、执节者歌”，有一种微妙之美。

明代王叔《竹云题跋》里讲汉隶有三种：“一种古雅，《西岳》是也”。一种方整，《娄寿》是也。一种清瘦，《曹全》是也”。实则寥寥数字哪里说得清什么好坏。卫夫人《笔阵图》里说书法“横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点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竖如万岁枯藤。捺如崩浪雷奔……”就是说书法是和自然、和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有的时候，读帖揣摩收获不大，野山中走走，或者看看高空流云，都会忽然有类比，有顿悟，有说不出的会心。

当然，无论如何用心，有些笔画始终不喜欢，也写不好。比如我对撇捺折一向无感，尤其写不好奇怪的左竖弯，藏锋起笔向下是顺利的，何时左弯，如何左弯，就颇费思量了。有点像初学驾驶那会儿，总不能像右转弯那样从容笃定地知道在什么位置开始左转，弯势也无法做到流畅圆滑，有一种既要油门又要带离合器还要踩刹车的慌张，于是在收尾处挑笔回锋的时候，整个字也宣布失败了。丙，报，收，事，学……一个个都是这样。

而每次临曹全碑中的“不”字，则有一种会心的矫情。一歪头，撇的回锋，捺的出锋，得意！日常生活里的我对于如何矫情真是太有心得了，于是写这两个区一个“不”字，不要太简单——就是撇捺上面的这两个区，其实也是想怎么点就怎么点，端看此时的心境如何了。

向来无甚大事可做，于是一天天在起承转合、圆转方折、藏锋逆入、提锋换向、出锋空回中消磨，字虽然没有写好，手腕却练得特别灵活，回到日常生活，剥豆子、吃龙虾、垃圾分类……我的速度都异于常人。

过年的时候，写了一副对联：墨云拖雨过西楼，美人微笑转星眸。都是我写好的字，又是如此活色生香的情景。苏东坡的这两句词，莫非说的就是曹全碑？

月5日是母亲发工资的日子，回到家她就将钱交给父亲。父亲是翻译家，但少有人知道母亲先后与父亲合作翻译了多部文学译作。如《月亮宝石》《马耳他黑鹰》《乱世佳人》《儿子与情人》《纳尼亚传奇》等都有母亲的心血。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翻译家伉俪。

母亲的一生是辛劳的，1969年秋，父亲进了奉贤的五七干校，一去就是五年，恰好此时远在北京的外公又被送进了秦城监狱，母亲要拉扯关心我们四个孩子，还要牵挂我外婆，她把外婆接到了上海，白天上班，回家就要做家务……

母亲在子女的教育上一直是既严厉又宽容，在个人的兴趣爱好上父母不强求我们去学什么，而在个人品性、待人接物的礼仪上却一直严格要求我们要守规矩，清清白白做人。2012年3月4日是外公诞辰110周年的日子，中共一大纪念馆特意组织了“刘仁静与中共创建学术研讨会”，母亲特意要求在上海的三个孙辈参加会议，她说这也是受教育。

母亲走了，也许她是体谅我们做子女的辛劳，也许她是急着要去天堂找我父亲。我们却感到内疚，是我们做子女的没有照顾好你，如果有来世，我们还是愿意做你的孩子，多孝敬你。母亲，你一路走好！

曹全碑

王春鸣

